

顏山雜記

益都孫廷銓伯度纂

長城考

昔魏武侯美山河以爲固吳起猶曰在德不在險此固七雄之始也後世不耀德而觀兵乃以河山之險爲未足復表崇墉以冠山絕洪川以立防彼其霸心雄舉塹山堙谷卽殫民力絕地脉豈遑恤哉今試按圖籍履巉岩探故蹟之所顏山雜記 三卷 一

存敗垣榛莽蓋久墟矣聊述見聞助後人之一

慨云爾

古長城在峩嶺之巔西絕孳水跨鳳皇嶺

俗稱

小頂

團山迤南入泰山萊蕪界東踰秋谷東

阜而東皆長城舊蹟也

史記六國年表顯王元年齊威王十一年趙

取我長城 趙成侯七年侵齊至長城

竹書紀年顯王十八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

人築房以爲長城 按此齊威王之二十八
年也

楚世家楚人說頃襄王曰王請出寶弓礮新
繳射噉鳥于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
莒夕發泃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
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
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 又小泰山上

顏山雜記

三卷

二

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琅琊巨海千有餘里
蓋田氏之所造也

齊紀宣王乘山嶺築長城西起齊州東至海
以備楚

括地志長城西起鄆州平陰縣沿河歷泰山
北岡由穆陵關至密州瑯琊臺入海

青州府志臨朐大岷山穆陵關旁爲長城嶺
自穆陵東至莒州安丘縣界歷太平山四十

里接高泵之巔遠望如長虹轉而南絕涪水
過臥牛城又南傍高華頂漸入諸城縣界至
膠州大朱山入海在琅琊臺北南距臺尚六
十里謂由琅琊臺入海者非也

灌長氏曰史稱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起臨洮
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蓋已後矣及按季荊伯陵
之故墟危堞千里齊國已有之又歷稽載籍梁
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魏國已有之自代

顏山雜記

三卷

三

並陰山下至高關趙又有之築媯州之北至遼
東燕又有之皆始皇之前事也夫事不遽極因
執而大害無一益積敗而成古人所以重始也

顏文姜靈泉廟

前人有德以名其鄉志思也聞閣有行以食其
土志難也今顏氏陋巷志載烈女文姜蓋顏子
之裔其世無聞而人樂得而道之者善善從其
類耳彼酒泉以水字郡酸棗以棘名邦猶勿替
也况此獨行顯德鄉所得名將世式之可無述
乎謹按廟碑及諸記載可考者並著于篇

晉郭緣生續述征記梁鄒城西有籠水云齊季

顏山雜記

三卷

四

婦誠感神明湧泉發于室內潛以緝籠覆之
由是無負汲之勞家人疑之時其出而搜其
室試發此籠泉遂潰湧流漂居宇故名籠水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並引此文
唐李允獨異志淄川有女曰顏文姜事姑孝謹
樵薪之外復汲山泉以供姑飲一旦緝籠之
下湧泉清冷可愛時謂之顏娘泉至今利物
宋碑一 軍事判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周沆

此系与前文接寫

另據此起日錄二行

撰 孝爲天地之經神乃陰陽不測生當異
矣死則廟焉顏娘之神是其徒也事姑至孝
汲水爲勞聿有靈泉潛生密室當籠覆而湛
處外莫知其感通暨源發而派流衆方駭其
靈異孝婦之水因茲以名圖經備詳此得畧
述屬以年禩寤遠祠宇久隳會博州牧守安
侯奉帝俞治郡事值旬休務簡具清酌庶羞
飛蓋出城齋心謁廟至止周覽思諸葺完遂

乃召班爾之徒度材木之用凡所匠費悉自
俸金不再浹旬來告工畢室連囊而大壯墻
圻粉以過奢使彼道途觀乎輪奐則知我太
守安侯好事致力庸至于此沉佐幕無畫屬
辭寡聞承請抽毫勉強從命時大宋咸平六
年歲次癸卯十一月五日記 承奉郎守殿
中丞通判軍州兼管內河堤事上騎都尉借
緋魏得昇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

使持節博州諸軍事博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知軍州兼管內河渠事兼管勾淄齊沂密登萊等州捉賊公事安贊

按咸平宋真宗初年紀號其時淄齊等州爲京東東路而博州隸河北東路今東昌府聊城地若實本州刺史豈得越路管勾公事耶考宋初制承宣觀察團練刺史等

官俱無職任特爲武臣遷轉之次有正任遙郡之殊其恩數亦遠絕想此博州刺史實係遙郡管勾捉賊乃正任耶又恩加檢校官諸軍指揮使得至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又吏部尚書應加散官也上柱國二品勳開國伯四品爵宋制文武勳階官爵得互借此實武臣爾又幕職初授得爲判官試太理評事知此周沆是其掌書記

爾

宋碑二 距淄之南五十里有水發源于山足
趨梁鄒而貫乎清濟昔人構室于源上以爲
祠按地誌齊有孝婦顏文姜常踰歷山險負
汲新泉奉姑之所嗜一旦感泉湧室內派流
遠注故目其地曰顏神水曰孝水祠曰顏姜
之廟其碑誌多所剝剝獨梁乾化中刺史高
霸以歲旱祈禱卽日獲雨而命顏休續其屬

顏山雜記

三卷

七

紀始年僅可詳究淄州地界齊魯之郊南皆
山阜北頭大河皇朝開國百餘年內外晏然
四方無事其民專意施耕作水境之內靡有
閒曠雖歲小有水旱以其居高占下未嘗大
凶民皆樂生安業不恤疾苦之至故于土廟
之神惟歲時奉祀而已項之長民之官至者
第推祀典按例致答一胥持祀而往禮數盡
矣熙寧紀號上大饗明堂歲九月詔以比部

郎王公爲之守閩明年農事旣興春肅賓僚躬謁祠下因以雨澤爲請觴奠旣畢嘉霖繼霈百穀用成庾廩充積民自爲足不知所以致之於是公以春秋二祀令甲所載皆革去故舊特命屬官親致餼幣又明年盛夏之月天久不雨民胥告勞公夙駕再往旋及中途雨大作浹日之間闔境告足凡州居之民無有遠近歌詠歡呼喜神之賜相與倡諭更引

迭進走公之庭咸願出力以新其廟公乃訪其傍近之德士得新授博州防禦判官張及主辦其事增起新址寵敞有加功興于中夏迨仲秋而祠成自乾化迄今百有六十年中間殆嘗經葺至是再新而基構始大然古者丘陵川谷之神有益于民者在禮皆得祠之至其爲烈彰彰者朝廷比嘗詔以封爵或國邑之號追崇之若季姜之靈于滌民用是而

報之禮未爲過今王公特順民之欲崇于廟
貌虛此而弗議蓋有餘不敢盡爾 熙寧六

年八月二十四日州學教授商億記張洙書

闕文

練管堤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

借紫王□立石

按熙寧宋神宗初年紀號詳此刻文王公
實淄守文臣之借武階者也

宋勅一 牒文州碣並附

顏山雜記

三卷

九

勅淄州孝婦顏文姜朕躬執珪幣郊見上帝
覲爲萬民蒙嘉氣獲美祥旣又詔天下凡山
林川谷之神能出雲雨殖財用有功烈于民
而爵號未稱者皆以名聞將徧加禮命以褒
顯之如此非特以爲報也蓋帝王制祀之□
□也惟神聰明正直庇于一方供民之求如
應影響守臣列上朕甚嘉焉疏錫寵名以昭
靈德且俾民奉事不解今可特封順德夫人

仍賜靈泉廟爲額

熙寧八年六月 日

中書令 闡

中書侍郎 闡

右正言知制誥臣鄧潤甫 宣奉行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熙寧八年六月 日

顏山雜記

三卷

十

侍中使

門下侍郎 闡

給事中使

六月二十五日未時都事丁昭嗣受

右司郎中 付吏部

左僕射 闡

右僕射 闡

吏部尚書 在中書

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判史館兼權判 衡

尚書工部郎中充秘閣校理直舍人院兼同脩起居注權同判 藻

吏部侍郎 剛

吏部侍郎 在中書

左丞 剛

告淄州靈泉廟順德夫人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 剛

顏山雜記

三卷

七

光祿寺丞充館閣校勘判 宗古

令史 梁中立

書令史唐師孟

熙寧八年六月 日下

○中書門下牒文

太常禮院奉准中書批送下諸州府軍監等
奉准赦書節文應天下祠廟祈禱靈驗未有
爵號者並以名聞當議特加禮命內雖有爵

號而褒寵未稱者亦仰聞奏當院今據遂州
府狀及圖經看詳到合與不合加禮命具列
如後候

勅旨

淄州

孝婦顏文姜

州狀祈雨有應圖經載孝婦水及顏神
廟引輿地志齊孝婦顏文姜靈泉生於

顏山雜記

三卷

三

室內唐天寶五載立廟於水次

牒奉

勅宜特封順德夫人仍賜靈泉廟爲額牒至
准

勅故牒

熙寧八年六月

日牒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呂

禮部侍郎叅知政事王

吏部侍郎平章事韓

吏部尚書平章事王

○淄州碣子

淄州准 中書劄子奉

聖旨降到

勅告二道以孀婦顏神圖經具載祈雨獲應
封爲順德夫人仍賜靈泉廟爲額其真本二
道已用漆匣盛貯付廟戶本家收掌今模

顏山雜記

三卷

三

勒于石永存無窮時大宋熙寧十年歲次
丁巳九月戊申朔七日甲寅上石

軍事推官 朱惟孝

軍事判官 宋 綱

朝奉郎守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偁

朝奉郎守尚書膳部郎中知軍州事周覺

○右格一遵廟中石刻以備觀當時遺制按
宋承唐制宰相置三省中書取旨門下覆

奏尚書施行中書令中書侍郎右諫議大夫右正言起居舍人皆中書省也侍中門下侍郎給事中皆門下省也尚書令侍郎左右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皆尚書省也平章宰相之稱其次爲參知政事考熙寧八年六月平章則王安石韓絳參政則王珪呂惠卿皆與此碑合矣至史館諸官如直集賢院秘閣校理館閣校勘皆貴重

之職非狀元制科一任及大臣論薦不得與選試記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經脩注不得知制誥今得與宰相雜署行下軍州信貴職也至三省列銜似間有顛錯合是上石之誤爾至明初乃分三省之職中書改爲內閣門下分爲六科通政司尚書全歸六部所謂宰相者專掌看詳章奏擬旨進呈不得與於封駁施行之事亦無印信

文移行下諸司矣

宋碑三 承議郎前任順安軍州學教授陳琦

續翁姑因地記 節錄 夫人祠之左有所謂翁

婆堂者夫人之舅姑也舅姓李氏家於鄒邑
李顏村姑郭氏故居之地今顏廟是也舅贅
於郭氏生夫人之夫壯室顏氏卽亞聖之裔
順德夫人也廟戶郭勅姑之遠親自天寶以
前父子相承世守其事迄今數百年曾無匱

顏山雜記

三卷

五

乏如緣丁壯被差保役者漕使過而問之卽
脫其籍如因道流指占是廟者太守明以斷
之卒從其初宣和七年歲次乙巳正月立

按宣和宋徽宗第六年號

宋董道顏泉記

見廣川書跋

余見李勝作顏泉

記昔文姜事姑則異一日泉發其居遂廟食
於此或曰昔李陽冰嘗尉淄川刻碑廟中今
所書蓋據李監說余往來求陽冰記不得其

後得破石僅尺蓋爲礎或視之書字可讀按其說文姜姓顏餘與今廟中刻石所記無異嘗見唐李尤作集異記書文姜事姑以孝謹樵采之外汲山泉以供飲一旦緝籠之下湧泉清冷可愛時謂顏娘泉李尤所記後世據之按顧野王輿地志謂顏文妻也事姑感得靈泉生于室內嘗以緝籠蓋之姑出籠卽泉湧居宅時號籠□水野王所記自是當時所

傳李尤以爲顏文姜誤也今考地志淄川爲齊邑唐武德分於齊郡而爲州治當唐陽冰爲尉於郡邑其事不妄而謂顏氏文姜則不得其實按此水本號萌水出甲山東北逕萌山西注般陽入於籠下與齊水合者萌水口也不知尤陽冰在唐世猶不得其水名而輿地志固已辨其出可無信耶余修官書見熙寧中封顏文姜爲順德夫人當時不知詳考

但据李尤所記此其失也

按水經注隴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卽顏娘泉也萌水另源自出西南甲山注甚分明脉其迹當是今明水俗稱岔河者也北去般陽縣般水會處尚二十餘里乃與孝水合而此記誤以顏泉爲萌水用譏李尤之失不已遠乎廣川書跋似謂精博猶爾未詳酈注謬

顏山雜記

三卷

七

誤如此恐其書中類此多矣甚矣讀書好辨之未易易也

又宋題名石碣一枚大書甚工附錄淄川衡元度王巨載渤海任德充陽丘高擇之三城傅子容政和七年三月十四日同謁祠下明年二月十六日巨載子容同趨奉高再謁祠下廟戶郭勅模刻

按政和徽宗第四年號

金碑一 皇統改元春旱躬禱祠下四月既望
乃雨越二日乃報神貺同至者耿德甫孟德
基張子美孫叔廉李彥宏徐伯克李子強趙
仁仲韓德霖王伯城董逸飛滢陽康深甫題
保義校尉差監淄州淄川縣顏神店□□
趙□四 保義校尉特差充淄州淄川縣顏
神店巡檢徐□ 廟戶郭寧模刻

按皇統金主亶第二年號當宋高宗世

顏山雜記

三卷

六

蒙古碑一

節錄

按齊地誌淄州以南四十五里

有孝婦顏文姜祠自唐于今代有封爵降及
貞祐年間兵革遽興連年大擾加之以饑饉
羣盜蜂起恣意劫掠水忽自變黃流四十里
人見之無不驚異因相謂曰此水從來清且
久矣今日如是莫非神明之示異救我民乎
因相與避之頃之有外寇至得免其嘗水明
日復初壬辰之歲有太守兼元帥王公分治

淄郡直司于是邑謁廟視其基址僅存四壁
立餘悉化爲焦土徘徊興歎重起經營之志
□使山東行省楊□□□以奉□衆亦能體
太守之美意軒楹廊廡煥然復新且喜神之
有托鄉人之禱祀歲歲而慰所望也于是乎
書 乙未年季夏日定遠大將軍平帥右都
監淄州刺史兼知軍州事提舉常平倉事加
護軍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

顏山雜記

三卷

九

□戶王珍立石

按此碑稱貞祐者金主永濟年號當宋寧
宗世末稱乙未年者是蒙古太宗七年其
時尚未有年號止稱蒙古至世祖方改國

號曰元

元碑二

節錄歌辭

卓哉夫人孝行絕倫生爲烈

婦死爲明神□□之禮夙夜殷勤天地感應
湧泉粼粼漸成川逝入于海津上下灌溉利

益斯民熙寧之封爵號順德廟額靈泉褒揚
懿則殿宇嵯峨在山之阿四方瞻禮誠敬孔
多犧牲博碩筦絃聲和千秋萬載德音可歌
至元二十八年四月 日 承務郎益都路
總管府□陳 承務郎益都路總管府判姜
奉議大夫同知益都路總管府事麥朝

□□大夫益都路總管府尹本路諸軍奧魯
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脫目 昭毅大將軍益

顏山雜記

三卷

三

都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本路諸軍奧魯總
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拈里海

按至元元世祖第二年號順帝亦號至元
不至二十八年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

元兵部侍郎郡人于欽齊乘一則 按水經注
籠水南出長城中 今按原注非籠水字 寰宇

記云古名孝水齊有孝婦顏文姜事姑孝養

遠道取水不以寒暑易心感得靈泉生于室
內文姜常以緝籠蓋之姑怪其須水卽得值
姜不在入室發籠觀之水卽噴湧壞其居宅
故俗呼爲籠水今孝婦河也

籠水辨 按述征記梁鄒城西有籠水而水
經注前文灑水南出長城中後文又作灑水
異字同音自昔無定後人好異獨喜緝籠種
種之說更數百千年增飾多方違情日遠遂

有如齊乘所言甚矣民之濫聽也今畧按事
理裁其是非夫姑之嗜水量非杯勺實取饜
飫文姜旣感泉生于室當必顯告於姑以慰
旦夕之求今掩覆秘密居爲私藏若將懷慳
市重於姑者孝者固若是乎其謬一也婦禮
無出門之義而文姜至以遠汲爲勤則是室
無多口室無多口則必居無廣宅環堵之間
一席之地姑來婦往靡日不通曷有耳目之

前可容蓋藏不虞終露雖愚者不爲其謬二也文姜旣以至孝格天天恤其勤而生此水恤婦也實以慰姑又何昭示而令蓋藏慰姑也又須避姑若其不受於天而有私覆無端懷異不爲善承其謬三也姑卽不仁有婦如此宜從孝格果疑此水當從面詢何必瞰亡乃來發覆如其果爾非姑頑嚚不可誠通則婦慳深難以情得大孝之家豈其然乎其謬

四也天生此水旣以應姑之求則應發之無罪卽其有罪當緣孝婦之心而恕之何遽爲殃今勃焉憑怒壞其居宅姑婦兩無所處美始而惡終是禍水也實駭人情豈名天道其謬五也此緝籠者當受於天乎抑成於人耶若受於天則事等於虹流星實當有光怪先動里閭不必覆泉然後著異若還成之於人一栴捲窶藪耳曷有神力足爲變徵蓋則水

淳發則泉湧其謬六也姑嗜此水須飲無時
婦取呈姑曰焉三發乃婦頻發而不驚姑一
發而致患是必姑之惡毒觸犯神明忽焉降
割惡毒之人不應鑒憐先爲生水其謬七也
原其始倡不過出於巫祝夸誕之詞成於愚
氓輕信之口學者不察其害義遽又援以入
書獨有李允所記粗爲省淨然遠稽晉魏之
注事旣難詳近察熙寧之勅芟而不錄王言

顏山雜記

三卷

三

有體疑信昭然應遵古初還稱孝水不必引
虛誕失實之言雕飾前賢以滋謬醜也康熙
四年四月五日記

明碑一 山東提學副使四明楊文卿記

節錄

顏文姜祠歲久摧敝四方禱祀之人蝟集鱗
聚失所瞻依歲入施錢皆爲旁近無賴所私
弘治八年汝南都憲熊公翀奉璽書巡撫山
東行部於青道過祠下顧盼徘徊重念國家

以孝治天下而孝婦有廟若此何以勸勵風俗乃以濟南衛百戶朱英核實施錢之入用以市材鳩工廟貌若生士庶具瞻孝思興起謂文卿不可無述夫大道未隱人各親其親孝之名未著世德下衰始以孝爲卓行然季武矯而服縗子春強而過禮文舉忍而棄子飾情要譽非孝之經至於姜詩之妻沂流汲江以順姑好董黯因母思飲大隱溪水徙居

溪旁以愈母疾此皆本乎天性協于至情其事有同于孝婦者焉若婦之孝生旣能召室湧泉沒又能神于一方以福庇其人民其孝之至者與顯受封號而廟祀于無窮豈不宜哉庸書以著厥美并繫頌禱神辭俾鄉人歌以祀孝婦于永永 辭曰泉涓涓而湧室兮孝婦之德河湯湯而遠逝兮孝婦之澤澤之流兮民受福德之化兮民無忒食斯土兮其

廟翼翼視如在今其靈濯濯永神休兮與國
無斃 牲蠲潔而在俎兮柔醪在堂靈風飄
而滿旗兮神其來嘗歲用登兮時雨時暘人
用康兮厲鬼潛藏惠孔嘉兮佑善以祥昭厥
鑒兮有惡斯殃俗用熙熙兮儷美陶唐 記中
引黃水事今節之

黃水不爲菑辨 顏文姜祠下泉出山坎水
至清深時發黃水則地有災稜若兵若疫傳

顏山雜記

三卷

五

聞若一事皆有徵崇禎初余一見水黃獨無
徵順治甲午歲八月二十一日水又黃里人
奔告余往察之泉中水如濁河出祠外卽少
湜湜及峽半之又不一里而清余曰此不爲
菑民濫聽也按左氏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
壅遏河三日不流晉侯召伯宗問焉絳人之
告伯宗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今此泉水
漱山而出是其伏流所經山中當有朽壤崩

入於水水勞衝激汨泥而出黃者土非水也
故不宜有異也曰然則前此之變其水或黃
或赤是不一焉何也曰土之在山墳壤異脉
土赤而赤土黃而黃也然則變而復也時有
久速流有遠近何也曰土崩非一夏秋水漲
泉出迅激其力足以汨泥而行故遠而後沈
也其久者崩朽壤適多土盡則止也然則其
爲菑也事著於碑皆有左驗何也曰天象有

變應在分野謫見齊分不得及魯在晉分不
得及秦今泉水記異或在境內或在封外此
不足徵民濫聽也聞者訝然皆未之信遂書
以識之至今更十餘載卒無他是余兩見水
黃皆不驗而曩歲戊寅以逮庚寅鎮人苦兵
苦盜紛紛四來殆歷一紀迄無寧歲水顧不
黃豈文姜之神固今昔靈替殊耶則前說附
會累理甚矣若乃此一紀中雖屢遇兵凶事

輒輕于旁縣亂而不損此則神休固不必以水徵也康熙四年五月記

明青州府志 顏孝婦廟後周建唐天寶間更建殿制無梁大枋木相承錯峙而上舊傳郭子儀督造今廟側有令公祠國朝成化十三年提學僉事畢喻奏請載祀典每歲秋七月鎮顏神本府通判致祭

按子儀爲唐將功名常在西北及貴爲使

顏山雜記

三卷

三

相生平踪跡未至淄青此臆說也聞之故老此廟側之祠舊曰郭公旣而訛郭令公旣而訛郭汾陽王原其根因姑固姓郭而其宗人世爲廟戶如郭勅郭寧者或其家親私祠附近此廟側後郭氏絕世中更兵火亂離轉致訛傳爲此曲說耳其廟工作一倣內殿亦非無梁鄉人未覩大工遽謂爲異

國朝碑

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青州海防道前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大梁周亮

工撰

節錄

今夫泉受澤于天含滋于地類體

坤而終事者撓之不濁激之愈清類抱貞而
靜處者餽饍灌溉挹注不窮類含弘而致養
者委蛇善下而不盈泛濫百折而必東類婉
婉而順從孝思之不墮者昔者貳師解佩甘
露晨流耿恭正冠靈漿漢出維忠維孝實本

顏山雜記

三卷

天

一源蓋天人之理合人事盡則天不愛道而
地不愛寶後先之揆一先蹟存則賢者思齊
而不肖者思奮世祀相傳廟貌日新厥有以
耳

康熙三年十二月 日記

又碑 淄長梁鄒之間有孝婦河其源南出長
城山下則顏文姜靈泉廟也志稱文姜事姑
至孝常自負遠山新泉以供姑一旦緝籠之

下忽湧一泉清泠可愛時謂顏娘泉後人則
卽其居廟祀之唐淄川尉李陽冰朱梁刺史
高霸皆嘗刻石廟中惜斷滅莫遡始年卽其
廟初但委土而已宋神宗熙寧中大饗明堂
徧禮羣祀乃按州守臣所上圖狀封爵之曰
順德夫人仍賜靈泉廟額則其始大也嗣是
作者非一明成化間學臣畢喻復請于朝以
登簿正常以歲七月府別駕職致餼幣焉而

其自古在昔靈貺綿邈常有福利于其里邑
吏民賴之以不疾災疢又甚著也夫立百行
之原宜得衆心之聚斯廟之興關乎名教旣
非淫祠黷祀諸不應經義者得而髣髴矣邑
有先德而不報是廢典也前王有嘉禮而繼
代弗章是變古易常也天子重神敬祀而守
臣不博采境內以聞是有司之責也且其靈
泉古廟攬勝爲工蒼岩翠栢雲合于其上白

石寒泉鯢旋于其下旣以闕壯矣又寢門之外有曰公姑父母者則祠之祠其類也有曰王友郭公者則祠之祠其所有事也夫生而事之死又能世世俎豆之惟夫人之孝爲不匱愛其人以及其所事又敬其祠以及其所有事惟鄉人之追孝爲不衰然則繼乎此者雖百世可知也昔余在司農蒙

恩歸省嘗過謁祠下見其經時濯然頽敝莫厭

顏山雜記

三卷

三

衆心乃集鄉里相與謀新之維時司馬中丞耿公焯撫軍東省百廢俱興聞而繕然願悉俸以首其事而鄉侍御趙君班璽願命匠以考其成凡邑居之老幼歌咏神休而樂其有是舉也亦靡不歡呼踴躍以赴之于是前宮後寢臺觀門屏悉從改作更鑿山石規拓其垣宇而壯又過之四方之至者一拜其庭登其堂周瞻彷徨寥泚清敞若山川益增其勝

而神人之意倍暢于昔者未嘗不猶猶然崇
起孝思于無已也乃寢成而耿公適已去則
于其側祠而並祀之亦猶郭公之意也夫乃
劖石書事而麗以銘 銘曰孝水洋洋東國
是疆介丘封麓長城巨防猗猗孝婦灼灼顏
姜視遠惟邇執德惟常克勤竭節以奉姑嫜
于沼于汭載雨載霜召彼靈泉湧此閨房涓
涓不絕乃成谷王河潤千里達于海邦萬姓

顏山雜記

三卷

三

誠和旣走烝嘗百王有作殷禮重光考德作
廟典命焜煌守臣受之爛其有章清泉文藻
翠栢虛廊雲旗飄緲桂殿芬芳無怨無恫布
獲嘉祥年穀庭碩樂土安康蝨賊殄滅驅虎
摧藏羣心醉飽瞻就彷徨式我儀刑薦以馨
香闐闐靈鼓藹藹華堂新宮載啓刻桷雕梁
肪截磐礎磨聚冠裳應侯順德無忝孝鄉我
作斯銘勿替景行

康熙丙午秋八月光祿大夫內秘書院大學士前少保兼太子太保吏戶兵三部尚書孫廷銓撰

按文姜有墓在對廟河干春秋饗祀之處所也舊有饗堂經亂墮廢又自金元碑刻有曰武安順德夫人仁孝衛國順德夫人今考宋勅殊無此文將謂後代更封察其刻文又無述記此不可曉傳疑可焉

災祥物變

昔者周置馮相以察災祲禹鑄九鼎以辨神奸
故記異之文史家必備然而詳畧殊者以國爲
體也春秋一國之書而爲天下記異故日食星
雨五石六鷁必盡其辭其旨則隱其義則遠非
列史之志矣若禳祥小數僻在下邑其事無關
國史卽偶有述不過以志匹夫匹婦占年望歲
之心以助田父牧豎墻陰之語不紀遠而紀近

顏山雜記

三卷

重

固其本志矣乃至生死死生之異精氣遊魂之
變何地蔑有存乎達觀視犬猶奴雖怪亦常見
馳言馬雖常亦怪宜廣見聞以資曠識若夫璇
象天官靈臺雲物其爲錯異天下共見不繫一
塗則太史氏存非野人之所得與知矣茲姑畧
之

永樂十三年蒲臺人林三妻唐賽兒以妖術嘯
聚賊衆董彥杲等六千餘人據謝石棚岳陽

寨出沒作亂攻陷莒州萊蕪等城事聞勅安遠侯柳升勦之乘夜襲我軍營多被殺傷都指揮劉中戰死賽兒竟不獲

嘉靖間大街樂氏子數歲患痘死已二十許日其母頻夢見兒來告復活乃同家人往啓視之果活遂以歸其族人以爲詐詬誅百端屢經官府聽治竟莫有顯證其非者乃息官名之曰甦家名曰顧言云按晉武帝咸寧二年

顏山雜記

三卷

壽

琅琊顏含之兄曰畿病死棺殮已久家人感夢畿謂已曰我未當死爲藥所傷耳可亟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仲瞻視惟不能行語其後家人怠于服事含乃解官視之十餘年乃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

嘉靖二十四年姚世清聚礦徒百餘人作亂萬曆乙卯大飢人相食

天啓丁卯年季河大漲范河尤急稅務司衙民
居漂沒大半拔其古槐而去

崇禎間有人于峩嶺後鑿煤井攻山出石其理
自然而解文成鱗甲悉如魚龍一邊突起一
邊凹如相印鑄精妍密麗殆非雕繪所及形
家以爲恐傷地脉遂填平之

丙子年文廟殿樑間產芝一本趙御史振業家
東門新第堂上亦產芝一本光瑩昭彰大如

顏山雜記

三卷

三

團扇事聞京輦一時士大夫多歌咏其事有
寶菌堂題冊存其家其秋子進美遂領解年
纔十七

戊寅年鎮有兵警無害

又文廟前居人孫繼善入井而坍衆謂必死試
救取之出其石向盡乃聞其聲在井底坐巨
石撐柱頭上水既不浸石亦不壓徐出之乃
得上

己卯年西門屠者劉時到羊方縛治置枕上銜
刀在口其乳羔在後伏地哀鳴甚切屠者不
顧旣而提刀回指之曰莫叫莫叫殺他了次
將及汝方奮刀欲下未及措手忽仆地而死
庚辰年鳳山玉清宮庭中老檜久不作花其春
忽大作花

庚辰辛巳間歲大飢人相食龍泉范泉盡涸孝
河十里下亦絕流

顏山雜記

三卷

五

壬午年鎮有兵警無害

甲申年三月初八日大風晝晦人不相見其風
自西北來觸人腥惡濛濛欲沾衣其五月闖
賊權將軍郭昇自南來聲勢甚赫到鎮會聞
李賊關門之敗一宿而去鎮無所苦長峪道
暗青朱崖諸山村亂起

崇禎間市民尚可法約同鄰舍携酒向家邊山
上圓月可法後至有人在路呼之遂與共坐

岸邊對月吟笑傾酒共酌可法恍惚都不記
憶所期何人盡醉而歸夜半酒微醒乃憶其
人是孫名起死已久旦日視其坐處酒瀝狼
藉在地空罇在焉竟亦無恙

又國氏女嫁人少死三日後其夫獨宿忽見妻
盛飾自外冉冉而至初甚恐既而言笑讌婉
恩意如平生凌晨攬衣而去衣作紙聲夫久
亦安之月餘忽涕泣爲別云當赴泰山自此

顏山雜記

三卷

七

遂絕

順治戊子年孝河大漲永濟大橋水高出其上
石欄皆盡橋外樹林拔去無餘南郭門外三
戶廟前古柳掛淤高過廟門廟中乃無水
又峩嶺上水自山椒而下浸灌西門外居人
數十百家是歲多淫雨龍鬪于空又先年鎮
嘗大水山谷皆漲其水每在高處流下處反
無水又或中流如脊高立兩邊乃下

丁亥庚寅間沂蒙諸山亂民爲盜出沒不常顏
城左右攻城掠村殆無寧日東西山塢傷人
頗多長峪道亦不靖

康熙癸卯年多震雷峩嶺死一男子馬嶺死一
婦人并所乘驢子神頭死一男子鄉人云此
人乃平其先塚作田適此日送飯餉田間工
人遇雨來歸經煤井旁其龍自炭中起井上
人皆望見之初但縷縷如白烟

顏山雜記

三卷

三

甲辰年四月二十四日大霜殺麥時麥將成霜
初過芄芄不減田家幸之旣而有芒無粒十
不獲一

乙巳年三月巳向熱駱駝嶺道邊有冰條高掛
棘枝晶晶可愛

乙巳良莊有震雷死者三人有毛氏子者方倚
樓望雨震起忽不自覺自窗間飛出落立場
中了無傷損旁近九人皆死徐魁其六

乙巳丙午大無麥

又近有城內人趙起鳳有潔疾又善疑常擇井而飲擇米而炊賃人挑水必棄其後罌卽遠出在塗非自滌羹釜治餐寧餓不食嘗適市買米已付錢訖須其人送米到門偶見其人項不潔輒失色曰汚吾米不復可用矣遽令持去亦不索錢一日將之奉高或戲謂曰蒿里山畫邪耶遽增悶恚爲之罷行曉夜憂疑

顏山雜記

三卷

五

數日殆不自遣乃募市中人教以話言厚贈之令前行相待於土門道神祠中乃自於旦日假裝前去行過廟前其人趨出厲聲曰汝安往耶對曰敬赴蒿里山畫邪其人叱曰可疾歸去今無事用汝矣應曰諾乃歸其疑乃釋後其妻懷妊憂曰是家將穢吾居可奈何已又見所食井上有蛛網大恚曰吾固不堪也今又斷吾水殆無生理矣乃自經而死將

死之前日徧持錢物餉梓匠僧人挽郎冥衣
家衆驚曰何爲者耶曰第存之吾有所望於
君及死諸得錢者乃共治葬之竟無後

灌長氏曰水之爲利害大矣哉孝鄉山居而數
有水患况江海之民乎菌芝載在爾雅郭璞亦
以爲三華瑞草迨宋真宗東封至泰山而王欽
若等一旦獻芝至三萬八千餘本物多則賤使
人訾之若夫崇臺虛宇蒸濕之所不乘畫棟疏

顏山雜記

三卷

早

寮霧露之所不入紫雲九華忽焉自吐此之非
寶實則矯談彼事之一至者固不格于儒者之
論也